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七百八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九十八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章服之辨

書舜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民功曰庸

孔穎達曰人以車服為榮故天子之賞諸侯皆以車

服賜之觀禮曰天子賜侯氏以車服是也

程頤曰言之善者從而明考其功有功則賜車服以旌異之

臣按賜服以表功自唐虞之世已有之

臯陶謨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孔安國曰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采章各異所以命有德

臣按先儒謂天命有德之人則以五等之服以彰

顯之蓋爵予之以名服錫之以器皆所以彰顯夫
人之德也人有是德契合於天人君承天命以彰
顯之命之以爵而必與服俱不過承天之意而已
苟以命德之服而加諸無德之人豈不逆天意哉
周禮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六曰同衣服

鄭氏曰同猶齊也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

賈公彥曰士以上衣服皆有采章庶人皆同深衣而
已

臣按衣服之制皆有等差謂之同者各隨其等而為之服士與士同庶人與庶人同不得自為異制也

司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

王昭禹曰凡諸侯之服各祇其命之數上公九命故

其服九章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七命故其服七章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五命故其服五章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自此而下皆諸侯之孤卿大夫士也公之孤四命故其服三章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公侯之卿皆三命其大夫皆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則其服一章而已故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公侯伯之士同一命子男之士不命則其服無章數其首服以皮弁故曰

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則玄衣纁裳而已
臣按先儒謂冕服之名皆取章首為義衮冕九章
以龍為首龍首卷然故以衮為名其衣五章裳四
章鷩冕七章華蟲為首華蟲即鷩雉也其衣三章
裳四章毳冕五章虎雉為首虎雉毛淺毳是亂毛
故以毳為名其衣三章裳二章此是周時五等之
爵及其孤卿大夫士朝祭之冕服各有章數如此
今世古制不行所謂朝祭之服無復有章數矣

弁師諸侯

後既有諸侯此當作諸公

之縑

藻同雜文之名

旒九就

成瑨惡玉也

玉三采

朱白蒼也

其餘如王之事縑旒皆就

謂皆三采也

玉璜

以玉

為之塞耳者

玉笄

以玉為之所以貫者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

弁各以其等為之而掌其禁令

不得相踰越

劉彝曰尊卑貴賤由乎冕弁定等差也卑不可踰於

尊賤不可踰於貴弁師掌其禁令則禮行於九服矣

臣按古者之冠自天子而下至於大夫皆謂之冕

後世惟天子得謂之冕焉夫古者冕服之制上下

同用之但有命數等差爾後世則有不然者姑存古制以示後世使後有作者因今之制用古之意庶幾有以為復古之漸

屨人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

臣按內命夫卿大夫士之在宮中者外命夫卿大夫士在朝者命屨以王命賜之者也功屨冬之皮屨服功裘者散屨卑者之素屨也

後漢志註光武建武元年復設諸侯王金璽綬綬公侯
金印紫綬九卿以下秩中二千石大長秋以下秩二千
石校尉都尉以下秩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中外官
尚書令以下中二千石丞正平諸司馬以下皆千石尚
書中謁者以下秩皆六百石雒陽市長以下秩四百石
以上皆銅印黑綬諸丞尉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皆銅
印黃綬

臣按此漢朝印綬之制然所謂金紫者印與綬也

非服色也

北朝周武帝初服常冠以皂紗全幅向後幘髮仍裁為四脚

胡寅曰君子大復古重變古非泥於古也以生人之具皆古之聖人因時制宜各有法象意義不可以私智更改之也以周家紗幘一事論之此後世巾幘朝冠之所自始也古者賓祭喪燕戎事冠各有宜紗幘既行諸冠由此盡廢稽之法象果何所則求之意義

果何所據哉為治莫大於禮禮莫明於服服莫重於冠必欲盡善其必考古而立制

臣按此後世幘頭之始

隋文帝始服黃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著黃袍

胡寅曰服章之設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莫卑乎民莫尊乎天子上下無所辨民志何由定僭亂由此而生矣隋文儉約施之宮闈之中燕私之用可也與庶人同而坐乎廟朝儉不中禮不足以為法矣

臣按衣服者身之章名器之所寓也君子正其衣冠則民望而畏之苟上下同服則混而無別何以聳下人之觀視哉

唐太宗貞觀四年詔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以綠八品九品以青高宗上元元年敕文武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帶四品五品服緋金帶六品七品綠銀帶八品九品青鍮石帶庶人黃銅鐵帶永徽二年五品以上隨身魚銀袋以防召命之詐出內必合之三品

以上金飾袋咸亨三年五品以上改賜新魚袋竝飾以銀三品以上各賜金裝刀子礪石一具武后時督刺史亦準京官帶魚袋又改賜佩魚皆為龜尋復舊開元以後百官賞緋紫必兼魚袋謂之章服

臣按此有唐一代章服之制所謂金紫者金謂魚袋之飾紫謂衣也與漢所謂金紫名同而實異矣宣宗重惜服章有司具緋紫衣數襲從行以備賜或半歲不用其當時以緋紫為榮

臣按唐自中葉以後品服太濫每朝會朱紫滿庭而少衣綠者當時視金紫如韋布宣宗稍加重惜人遂以為榮蓋朝廷之所以尊而天下之人所以奔走而趨赴之者求名與器也朝廷章服乃名器之所寓人君必自貴然後人貴之人人可得則不足貴矣

宋志朝服一曰進賢冠二曰貂蟬冠三曰獬豸冠皆朱衣朱裳進賢五梁冠一品二品侍祠朝會則服之中書

門下則冠加籠巾貂蟬諸司三品御史臺四品兩省五
品侍祠朝會則服之御史大夫中丞則冠有獬豸角兩
梁冠四品五品侍祠朝會則服之六品以下亦服之衣
無中單無劔佩綬御史則冠有獬豸角

臣按此宋初朝服之制一品至九品其冠之塗金
銀花額皆同所不同者其簪導五梁則璫瑁三梁
兩梁則犀也其服竝緋羅袍白花羅中單緋羅裙
緋羅蔽膝皂縹襪白羅大帶白羅方心曲領銀革

帶白綾襪皂皮履皆同所不同者冠五梁者則玉
劔佩暈錦綬二玉環冠三梁者則劔佩以銀綬以
獅子錦環以銀冠兩梁者則劔佩以銅綬以練鵲
錦環以銅而已今朝之制因之而有不同者惟公
侯駙馬伯有立筆而加以籠巾貂蟬而文武臣僚
皆不得用方心曲領惟加之祭服而朝服亦無焉
其餘皆同惟不佩劔若夫今日侍祠之祭服則與
唐宋皆不同矣唐宋皆略準周禮服冕有旒今制

皆與朝服同惟易以青衣而加以方心曲領耳臣
嘗因是而通考之宋朝服之冠雖曰有三然皆進
賢冠也加以貂蟬豸角因異其名爾其製作始於
漢即古緇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前高七寸後高
三寸長八寸公侯三梁中二千石至博士兩梁自
博士以下至小史皆一梁晉加為五梁唐之梁數
如漢宋初有五梁三梁兩梁而無一梁其後又加
以七梁六梁凡七等我朝則加至八焉公八梁侯

伯駙馬及一品皆七梁二品六三品五四品四五品三六品七品二八品九品一也夫冠有梁所以別貴賤之等級也上而天子之通天冠前後二十四梁以應冕旒前後之數人臣之數則自八而下以至於一而不及於九者九者陽數之極也至是不可復加矣

宋因唐制為公服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綠九品以上服青其制典領大袖下施橫襪束

以革帶幘頭烏皮鞞自王公至一命之士通服之

朱熹曰自隋煬帝令百官以戎服從一品賜紫次朱次綠後世遂為朝服

馬端臨曰用紫綠青為命服昉於隋煬帝而其制遂定於唐然漢夏侯勝謂士明經取青紫如拾芥揚子雲亦言紆青拖紫西漢服章無所考見史言祭服用衱紺色玄東漢則百官之服皆衱玄而青紫乃其時貴官燕居之服非微賤者所可服歟

臣按孔子曰紅紫不以為褻服朱子謂紅紫間色
不正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為朝祭之服可知
嗚呼五胡亂華以來極於元魏之世凡中國之衣
冠禮服皆為所變一切趨於苟簡是雖華夏之域
其所以為身之章者無復上衣下裳之制豈但其
服色之不正而已哉自隋以來以紫為大臣之服
我朝始復古制朝服一以赤而所謂公服者始革
去紫不復用一洗唐宋以來之遺習

太宗雍熙元年出魚袋以賜近臣由是內外缺朝文武

官佩魚服紫者飾以金服緋者飾以銀後俱以入銜

黃履翁曰明庶以功車服以庸古人所以重報功之

典彼其之子不稱其服詩人所以譏其無德焉嘗觀

唐初之所辭受宋朝之所予奪其意猶古也溫璋為

大理丞賜以緋衣以審獄得情也牛叢為睦州刺史

力辭金紫以越等不宜也陽城以處士而賜緋衣所

以旌逸德也李泌以山人而賜金紫所以表異能也

夫受之者不以為褻辭之者不以為矯正唐人別功過之美意也以三品服賜楊安國以五品服賜趙師民重儒臣也以三品服賜王素以五品服賜余靖歐陽修蔡襄寵諫臣也曾致堯之浮躁不可賜以章綬則奪之王文度之伎術不可加以佩魚則抑之夫子之者不以為徇情奪之者不以為少恩此勸懲之微權也

臣按魚袋之制始于唐盖用以為符契也其始曰

魚符左一右一左者進內右者隨身刻官銜姓名
出入合之因盛以袋故以魚袋名焉宗因之其制
以金銀飾為魚形公服則繫於帶而垂於後以明
貴賤蓋無復如唐之符契者矣我朝革去前代魚
袋不復設凡常朝叅官則製牙為牌刻其官銜於
上凡勲親文武四字號俾其懸於帶上以出入禁
門無者則不得闌入焉其制雖與唐之魚符不同
其所以為出入之防則一也其諸異乎宗人用以

為美飾榮觀者歟

宋初因五代舊制每歲諸臣皆賜時服然止賜將相學士禁軍大校建隆三年太祖謂侍臣曰百官不賜甚無謂也乃徧賜之歲遇端午十月一日文武羣臣將校皆給焉

臣按此宋朝歲時賜服之制

太祖建隆三年給中書門下樞密宣徽節度使及侍衛步軍都虞候以上皇親大將軍以上天下樂暈錦三司

使學士中丞內客省使駙馬留後觀察使皇親將軍諸
司使廂主以上簇四盤鵬細錦三司副使宮觀判官黃
獅子大錦防禦團練使刺史皇親諸司副使翠毛細錦
權中丞知開封府銀臺司審刑院及待制以上知檢院
鼓院同三司副使六統軍金吾大將軍紅錦諸班及諸
軍將校亦賜窄錦袍有翠毛宜男雲雁細錦獅子練鵲
寶照大錦寶照中錦凡七等應給錦袍者皆五事

臣按此宋朝給賜錦袍之制錦凡數樣皆為鳥獸

之形我朝定制品官各有花樣公侯駙馬伯繡麒麟白澤不在文武之數文武官一品至九品皆有應服花樣文官用飛鳥象其文彩也武官用走獸象其猛鷲也定為常制頒之天下俾其隨品從以自造非若宋朝官為製之歲時因其官職大小而為等第以給賜之也上可以兼下下不得以僭上百年以來文武率循舊制非特賜不敢僭差惟武臣多有不遵舊制往往專服公侯伯及一品之服

自熊羆以下至於海馬非獨服者鮮而造者幾於絕焉伏請申明舊制違者治之如律蓋本朝無金紫之賜所以辨章服者實有在於斯

元志仁宗延祐元年定服色等第惟蒙古不在禁限

臣按元朝服色無別當時雖禁不許服龍鳳文然所謂龍者五爪一角者爾其四爪者上下通用不禁此習俗相沿無足怪也聖朝立為定制凡品官常服用雜色紵絲綾羅綵繡庶民止用紬絹紗布

及凡官員軍民僧道人等衣服帳幔竝不許玄黃
紫三色并織繡龍鳳文違者罪及染造之人嗟乎
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而上下之辨心志之定
必由於耳目之所見聞身體之所被服自其顯著
者而禁革之所以潛消其非分之望密遏其過求
之心於隱微之中此先王制禮之深意杜亂之微
權也

以上論章服之辨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胥隸之役

周禮宰夫掌百官之徵

上所召

稟下所

辨其八職五曰府

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叙以治叙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

吳澂曰府主蓄藏文書及器物者官契謂要書藏謂所蓄藏者史主理文辭而述事者官書謂史所述者

贊治若今文書起草也胥治文書之次叙謂才智為
什長者官叙即胥所治者治叙謂應所治之先後也
徒趨走以應呼召者官令謂官府之令徵令即上所
召也四者皆庶人之在官者

臣按宰夫八職其前四者皆王臣此四者乃庶人
在官者耳府如今世掌庫藏之吏吏若今吏典掌
文案者也胥若今之都吏所謂一胥則十徒才智
為什長者也徒若今隸卒之屬

王制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

分或為糞

上農夫食九人其次

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

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

鄭氏曰農夫皆受田公田肥瘠有五等收入不同也

庶人在官謂府史胥徒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

國君者

賈公彥曰王制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祿足以代耕則府食八人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

李觀曰孟子曰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蓋以農夫而制祿則治於人者必思所以養之食於
人者必思所以治之且示其不能交相無也庶人之
在官者其家亦授之田周官之所謂官田也祿足以
代耕而又授其田所以責其廉也

方慤曰以食九人者為上農夫食五人者為下農夫
則食八人至於食六人者為中農夫可知矣其詳有
五等之別其大略不過三等而已言其祿以農為差

則多者不得過九人之祿寡者不得下食五人之祿
臣按先儒謂自太宰至旅下士凡六十三人而府
史胥徒止百五十人五官亦然夫官若是其衆而
下吏止若此其所以省吏員者至矣吏省則其祿
易給吏有祿則人知自愛故當時庶人之在官凡
有秩祿者無非賢德之人而漢猶倣此意佐史有
斗食之秩長安游徼吏有百石之秩左馮翊有二
百石卒史張敞為膠東相吏追捕有功者得一切

比三輔尤異自是以後百石吏皆差自重賢人君子往往多出其間有得於先王遺意後世不然上至朝廷下至州縣每一職一司官長不過數人而胥吏不勝其衆夫官之不勝吏姦也明矣天下何從而治哉由是言之則夫太宰之所以省吏者直欲夫祿之易給也吏之所以必給其祿者直欲人知自愛也雖然周人所以多其官而少其吏者固是使其祿之易給而人知自愛然亦所以省事

也蓋為治之道當委任責成而歲終考其殿最必
使案不重校文不煩悉然後易以考校而無紛更
蒙蔽之患苟一事而數人主之則甲可乙否此是
彼非一人之聰明有限衆人之錯雜難防是豈御
簡舉要之道哉古人有云省官不如省事欲事之
省莫若少置吏吏省則事體歸一而上之人得所
據而不煩矣

孟子曰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

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
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

方慤曰王制言百畝之分孟子言百畝之糞蓋分以
均之之法出乎上糞以治之之力出乎下互相備也
臣按先儒謂此章之說與王制不同然皆是說庶
人在官之祿必視農夫之上下以為多寡也王制
謂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孟子謂
小國之下士與庶人之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

耕則王制所謂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則府食八
人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孟子所謂下士
與庶人在官者同祿蓋亦與王制之意同也但周
禮所謂府史胥徒胥雖列於府史之下然十徒而
後一胥胥乃衆人之中有材智為什長者則其祿
當比三者稍加優而賈氏特序而順推之以為多
於徒而少於史恐未必然也

以上言
吏胥

周禮司隸掌五隸之灋辨其物而掌其政令帥其民而

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為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
邦國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掌帥四
翟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
舍之厲禁

王昭禹曰五隸罪隸與四夷之隸也掌五隸之法則
其役使之差等各有度數存焉辨其物則衣服兵器
之屬也掌其政令正之則有政使之則有令也帥其
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民謂五隸之民也盜賊

之未獲者則司隸帥而搏之國中汚辱之事則司隸帥而役之以五隸之屬各有百二十人則足以供其事非特是也百官任用之器亦其民為積之也凡囚執罪人之事亦使為之也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亦役之也掌帥四翟之隸守王宮與野舍之屬禁蓋以四夷之民內守王宮外守厲禁皆司隸帥之也

臣按隸謂給勞辱之役者設官以掌之謂之司隸而司隸又統其屬有五焉曰罪隸曰蠻隸曰閩隸

曰夷隸曰貉隸先王之世設為百官百執事各有其職所以奉上而臨下者禮節事為舉其大者而已若夫勞苦之役卑瑣之務污辱之事必有卑賤者以代之此司隸之官所由設也所謂帥其民者役常民而為之也罪隸者有罪而役之也蠻閩夷貉則俘虜而用之者也然不徒供使令也衛王宮守厲禁搏盜賊養鳥獸牧牛馬助牽傍皆用之焉今制凡大小衙門各設直廳皂隸於凡職官自一

品至九品又皆給以皂隸以供使令之用其多寡之數隨其品級以為等差此即役常民而用之者也若夫民有犯該徒者法司又計其歲月俾其給役於諸司即周人罪隸之餘意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

吳澂曰條除也狼道上之狼扈也趨謂疾行辟謂辟除行人也

臣按先儒謂條狼氏掌執鞭以辟道路之穢惡及車馬人物之壅塞不通者即今制職官出而隸人引路以傳呼者也

左傳昭公七年辛丑無宇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興興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

孔穎達曰環齊要略云自營為公八公為公言正無

私也大夫者夫之言扶也大能扶成人也士者事也
言能理庶事也服虔云阜造也造成事也興衆也佐
阜舉衆事也隸隸屬於吏也僚勞也共勞事也僕僕
豎主藏者也臺給臺下微名也此皆以意言之

臣按人有十等自王公而下數而至於臺極矣諺
所謂一階服事一階即此意也

以上言
徒隸

以上論胥隸之役

大學衍義補卷九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錄監生臣浦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

九十九至
一百一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二千七百九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九十九

明 邱濬 撰

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郵傳之置

周禮卿大夫之職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
令以旌節輔令則達之

賈公彥曰國有大事故恐有姦寇故使民徵令出入
往來皆須得旌節輔此徵令文書乃得通達無節則
不得通

臣按旌以彰之節以驗之有旌節文書乃得通達
後世給符驗以傳文書始此

遣人掌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
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
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

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鄭氏曰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
餘共之少曰委多曰積廬若今野候徒有房也宿可
止宿若今亭有室也候館樓可以觀望者也市之間
有三廬一宿

賈公彥曰郊野之委積以待賓客者其賓客至郊與
主國使者交接因即與之廩餼也野鄙之委積以待
羈旅者旅客也謂客有羈繫在此未得去者則於此

惠之鄭注謂廬今野候徒有房者此舉漢法以況義
漢時野路候迎賓客之處皆有房舍與廬相似注謂
宿可止宿若今有亭有室者漢法十里有亭亭有三
老人皆有宮室故引以為況也

臣按委積以待賓客即後世驛傳給廩之意候館
樓即所謂驛舍之郵亭也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
稍聚待賓客以旬聚待羈旅

鄭氏曰野謂遠郊以外也所斂野之賦謂野之園圃
山澤之賦也凡疏材草木有實者也凡畜聚之物瓜
瓠葵芋禦冬之具也

賈公彥曰以三百里稍地之聚二百里甸之聚以待
羈旅過客之等

臣按遺人所掌者餼廩之資而委人所斂者凡薪
芻果菜之屬

野廬氏掌達道路至于四畿比

校也

國郊及野之道路宿

賓客所宿之廬息

所止之舍

井樹

井以供飲食樹以為蕃蔽

王昭禹曰掌達道路至于四畿則遂人所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是也謂之四畿則自王城五百里四面皆達之也

臣按周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楚道弗可行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而知陳之不能守其國蓋是時周禮盡廢而野廬氏之職不脩而所謂達國之道路至于四畿而比其宿息井

樹者不復有矣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媿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
以旌節

鄭氏曰行夫邦國使之小禮者也傳遽若今時乘傳
騎驛而使者也

臣按後世乘傳騎驛其原蓋出於此

環人

取周圍保護之義

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

方舍則授館令聚橐

與柝同

有任器則令環之凡門關無

幾送逆及疆

王昭禹曰國野之道五十里有候館則環人授之於
賓客者也令聚橐令野廬氏也賓客有任用之器則
亦令環衛之也凡門關無幾者謂賓客出入環人以
路節達之故門關無幾也疆謂王畿四方之界也賓
客來而逆之去而送之皆及疆

臣按環之為言圍也主賓客往來為之守衛賓客
有隨行之任器則周圍保護若環之無隙焉可見

先王之於賓旅非徒餽廩以給之而又有兵仗以衛之此所以來通四方之情而懷柔之者至矣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子產曰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

室卑庠無觀臺

土高曰臺

榭

有木曰榭

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

寢庫廡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人以時塏

塗也

館宮

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

代客役

巾車

主車之官

脂轄隸人牧圉各瞻

視也

其事百官之屬

各展

陳也

其物公不畱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

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寧也留患不畏
寇盜而亦不患燥濕

臣按子產之言可見古人所以設館以舍賓客者
其備預之完具情文之兼至有如此者是雖列國
相待之禮而大之所以字小小之所以奉大皆不
可不加之意可見矣

國語單子曰周之秩官

周常官
篇名

有之曰敵國賓至闕尹

以告行理

吏也

以節

瑞節

逆

迎中

之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

除掃也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役也司空視塗視險

易也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庭燎水師監

濯膳夫致餐熟食廩人獻餼生日司馬陳芻餼馬工人展車

展省客車補其傷敗百官各以物至賓入如歸

臣按古人所以待賓之禮如此其至所以賓至如歸也國語所述者雖敵國之禮而大之於小亦可以類推矣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朱熹曰置驛也郵驛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許謙曰字書馬遞曰置步遞曰郵漢西域傳因騎置以聞師古曰即今驛馬也黃霸傳郵亭師古曰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如今驛館

臣按置即漢時之騎置今之驛傳也郵即漢時之郵亭今之鋪舍也騎置以飛報機務郵亭以遞送文書

漢高祖五年田橫乘傳詣雒陽

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軺傳急者乘一乘

顏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

臣按今制驛設三等馬匹有上中下之別即漢所謂高足中足下足也

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

景帝四年復置關用傳出入

傳信也若今過所也

如淳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今除去關出入無禁不用傳也

臣按漢人所謂傳即今符驗文引之類

平帝時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者所在為駕一封軺傳如淳曰律諸當乘傳及發駕置傳者皆持尺五十木傳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

顏師古曰以一馬駕軺車而乘傳

平帝時選有德義者以為宗師考察不從教令有寃失職者宗師得因郵亭書言宗伯請以聞

顏師古曰郵亭書舍也言為書以付郵亭令送至宗伯也

臣按郵亭即今之鋪舍因郵亭書言宗伯即今官文書入遞也

漢舊儀曰璽書使者其驛騎也三騎行晝夜千里為程臣按此即後日詔書一日行三百里之制

唐制傳信符者以給郵驛通制令

唐有銀牌發驛遣使則門下省給之其制闊二寸半長五寸面隸五字曰敕走馬銀牌宋初令樞密院給券謂之頭子太平興國中因有詐乘驛者詔罷樞密院券乘驛者復置銀牌端拱中又罷之復給券

臣按此唐宋牌券之制

宋仁宗嘉祐中三司使張方平編驛券則例凡七十四條賜名嘉祐驛令

臣按此宋朝驛券之制竊惟今制凡天下水馬驛遞運所遞送使客飛報軍情轉運軍需之類沿途設馬驢船車人夫必因地里要衝偏僻量宜設置其衝要處或設馬八十足六十足三十足其次或二十足十足五足大率上馬一足該糧一百石中馬八十下馬六十其僉點人夫先儘驛所近民如不及數取於鄰郡民戶糧不及數者衆戶輳數當之民於常役之外而又加此役承平日久事務日

多而民力亦或因之以罷敝乞如宋仁宗命張方
平編驛券俾所司將事務之當給驛者定其等第
紀次為一書頒行天下藩方非此例也不許擅起
發下天下驛遞非此例也不許應付

以上郵傳之置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道涂之備

易剡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張栻曰川涂之險則有所不通惟夫舟楫之利既興則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莫不拭目觀化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矣是以剡其木而中虛剡其楫而未銳舟所以載物而楫所以進舟致遠以利天下而取諸渙者蓋渙之成卦上巽下坎象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臣按渙之卦有乘木濟川之象水在天地間為利最大為性最險故聖人於易屢以利涉與否為言而又制器以為利涉之具既有其具則地之勢盡矣而人行也不止地之形斷矣而人行也不絕由是極天所覆地所載處无不可至焉所以來遠人於无外廣王化於无窮也

詩大明篇曰親迎于渭造舟為梁

張載曰造舟為梁文王所制而周世遂以為天子之

禮

臣按造舟謂聯比其船而加板於其上以為橋杜
預所謂河橋是也

周禮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
其道路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為阻固皆有守
禁而達其道路國有故則藩塞阻固而止行者以其屬
守之唯有節者達之

鄭氏曰達道路者山川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阻則

橋梁之也樹之林作藩落也國有故喪災及兵也閉
絕要害之道備姦寇也

王昭禹曰所謂九州之圖山林川澤之阻若職方氏
所謂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
川三江其浸五湖之類是也所謂國之五溝五涂則
是遂人所謂遂溝洫澮川之謂五溝也徑畛涂道路
之謂五涂也

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

鄭氏曰達天下之道路津橋相轉不得陷絕也

臣按官而謂之合方者合同四方之事也

野廬

客行道所舍

氏掌達道路至于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

路凡道路之舟車輦互者叙而行之

鄭氏曰達謂巡行通之使不陷絕也

賈公彥曰舟車輦互謂於迫隘處也水陸之道舟車往來狹隘之所使以次敘過之

臣按成周之世其為治不但詳於朝廷之上國都

之中則雖天下之道路舟車所至之處無一之或遺焉者可見聖人為治無間於大小邇遐也

匠人營國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

王昭禹曰國中曰經涂繞城曰環涂郊外曰野涂軌廣八尺經涂所由者衆故九軌環涂所由者少故七軌野涂所由者又少故五軌此內外廣狹之制異也臣按太平之治非止政教流行於王朝國都之內則雖道涂往來之所無一而不合於轍迹之度然

後為天下一統焉苟有一之或窒閼阻滯焉則有所不行者矣豈所謂車同軌哉

史記禹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

孔穎達曰通九州之道路

臣按左傳禹經啓九道即此

春秋昭公元年秦公子鍼奔晉造舟于河

臣按初學記公子鍼造舟處在蒲坂夏陽津今蒲津浮橋是也

禮記季春之月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
邑周視原野脩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
鄭氏曰溝瀆與道路皆不得不通所以除水潦便民
事也古者溝上有路

方慤曰脩利則脩而利之使無害道達則道而達之
使無壅開通則開而通之使無窮皆欲其無有障塞
而已障言蔽顯以為隱塞言窒虛以為實凡此皆豫
備水災之術也

臣按先王當季春之月恐自時厥後大雨時行水潦將至或至于淹沒道路而成淖澍有妨車馬行旅之往來故先時而為之備水患也如此

爾雅路旅途也路場猷行道也

博說道之異名

一達謂之道

長道二達謂之歧

歧道旁出也

三達謂之劇

數道交錯謂之劇

四

達謂之衢

交道四出

五達謂之康

康莊之衢

六達謂之莊七達謂

之劇驂

一道交復有一歧出者

八達謂之崇期

四道交出

九達謂之達

四道交出復有旁通

臣按此則術道之異名也

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泚

郭璞曰造舟比船為橋維者維連四船方者併兩船
特單船也泚併木以渡

臣按造舟維舟方舟即今所謂浮橋特舟即今渡
船泚即今薄筏

國語周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

火

心星也

朝覲

謂晨見也

笑道

路第也

穢塞

不可行也候不在疆

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單子曰夫辰角

大辰蒼龍之角星名

也見而雨畢天根

亢氐之間

見而水涸故先王之教曰雨畢

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

臣按夏令夏后氏之令周所因也除道所以便行
旅成梁所以便民使不病涉也

孟子曰歲十一月徒杠

方橋可通徒行者

成十二月興梁

橋可通車

與者成民未病涉也

朱熹曰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

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工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汴水有橋梁則民不患于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

又曰先王之政細大具舉而無事不合人心順天理故其公平正大之體紀綱法度之施雖纖悉之間亦無遺恨如此

臣按先王之治非獨其大綱大法無有偏而不舉之處則雖一道徑之微一津河之小民之所以經行之處亦必委曲而為之處置焉惟恐其行步之

齟齬足脛之瘡痂也聖人仁民之政無往而不存
其小者尚如此況其關係之大者哉

漢薛宣子惠為彭城令宣至其縣橋梁郵亭不脩宣心
知惠不能

臣按鄭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孟軻氏譏其不
知為政陳國道第不可行而川不梁單襄公知其
必亡蓋道路橋梁雖于政治無大干繫然王道至
大而全備一有所闕雖若無甚害者然而一人不

遂其欲一事不當其理一物不得其濟亦足以為
大段之累全體之虧也故大人為政雖受一命居
一邑亦無不盡其心焉者薛宣于見其子之為邑
橋梁不脩而知其無所能由是推而大之知夫覲
人之國者因其涂不治川不梁則知其國之不振
也豈不然哉是以君子欲成其大必盡力于其小
欲成其全惟恐其一之或有虧也良以此夫

晉杜預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津

議者謂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
曰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武帝從百寮臨會
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
不敢施其微巧

臣按元和志云河陽浮橋架黃河為之以船為脚
竹簣互之初預造橋時議者多謂殷周無有作橋
于河者預引詩大明造舟為梁為証然詩不言其
所造之處史記秦昭襄王五十年十二月初作河

橋蓋橋作于河也然是時秦未有孟津之地而所作之橋不在此爾唐開元九年復作于蒲津

唐開元九年新作蒲津橋鎔鐵為牛

張說曰河有三橋蒲津居其一舊制橫絙百丈連船千艘辮脩竿以維之繫圍木以距之開元十二載俾鐵代竹取堅易脫結為連鑠鎔以為伏牛偶立于兩岸禁連于河中渾鑠以特航牛以繫纜亦將厭水物奠浮梁

臣按凡于水必用鐵非徒以其堅亦以其能厭水
物也

以上道涂之備

大學衍義補卷九十九